

「风起陇西」新版

马伯庸

— 作品 —

风起

史实留下许多空隙，可以用无数可能性去填满

陇西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風起陝西

马伯庸

- 作品 -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香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起陇西 : 新版 / 马伯庸著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2017.12
ISBN 978-7-5404-8285-5

I. ①风…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08653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长篇小说

FENG QI LONGXI : XINBAN

风起陇西: 新版

作 者: 马伯庸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蔡明菲

出 品 人: 郑冰容

特约监制: 游婧怡

特约策划: 邢越超 张思北

特约编辑: 温雅卿 胡 可

营销支持: 姚长杰 李 群 张锦涵

封面设计: Topic Design

版权支持: 中联百文

版式设计: 李 洁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柏力行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79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285-5

定 价: 42.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序章_1

第一部

汉中十二天

第一章 潜伏与忠诚_006

第二章 忠诚与牺牲_014

第三章 牺牲与阴谋_024

第四章 阴谋与行动_036

第五章 行动与调研_047

第六章 调研与信仰_060

第七章 信仰与冲突_071

第八章 冲突与意外_085

第九章 意外与爱情_096

第十章 爱情与圈套_109

第十一章 圈套与对弈_120

第十二章 对弈与对决_132

第十三章 对决与结局_144

风起
陇西



间奏

一个益州人在武昌

第一章 结局与开始 _160

第二章 开始与远行 _173

第三章 远行与暗流 _185

第四章 暗流与洪流 _197

间奏 尾声 _208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二部
秦岭的忠诚

- 第一章 洪流与危机 _214
- 第二章 危机与逃亡 _227
- 第三章 逃亡与回归 _238
- 第四章 回归与清理 _251
- 第五章 清理与盘问 _263
- 第六章 盘问与疑团 _273
- 第七章 疑团与疑窦 _287
- 第八章 疑窦与谋杀 _293
- 第九章 谋杀与家庭 _302
- 第十章 家庭与友情 _310
- 第十一章 友情与仇恨 _320
- 第十二章 仇恨与戒严 _328
- 第十三章 戒严与追击 _338
- 第十四章 追击与坦白 _350
- 第十五章 坦白与真相 _364
- 第二部 尾声 _372

后记 _373

新后记 _377

风起
陇西

序 章

当王双意识到自己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首先他注意到两侧山岭上闪耀着一些不自然的光亮，那绝不是铠甲或者兵刃所反射的阳光，光亮范围很大，这应该是来自某种金属物体。紧接着，从光芒的方向传来一阵低沉而缓慢的铿锵声，这些声音听起来像是被逐渐绷紧的铁弦发出的。出于一名军人的直觉，他本能地嗅出了一丝不祥的味道。

“停止追击，这里太狭窄了，快向后退！”

王双拨马转身，大声喊道。他周围一共有千名左右的魏国骑兵，这支部队现在置身于一个狭窄的山谷之中，两侧灰白色的山壁向中央倾斜挤压，迫使他们排成一行长长的纵队。

训练有素的骑兵们听到命令，纷纷掉转马头，后队变前队，然后有条不紊地依次朝谷口退去。不过这种有秩序的撤退并没有持续多久，王双很快听到头顶上传来了一声带着蜀人口音的呼号。他下意识地抬起头，向右侧的山谷顶端望去。这一次他看清楚了，一百多名弩手一字排开，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具宽

头弩机，弩箭在阳光下冷冷地睥睨着下方的骑兵，金属箭头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不好……”

王双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几百支弩箭就已经呼啸而下，铺天盖地的阴影宛如飞蝗。魏军的队形登时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散，几十名士兵未及反应就被射倒在地，一些距离弩车较近的骑兵甚至被连人带马钉在了山壁之上，血花四溅。

还没等魏军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第二阵密集的射击接踵而至，然后是第三阵、第四阵、第五阵……这种气势彻底震撼了魏军，整个队伍登时乱成一团，在突如其来的猛烈打击下显得茫然失措。当第八阵齐射结束的时候，魏军已经彻底崩溃了；原本齐整的骑兵队变成了一团惊恐的人与战马，一边发出绝望的叫喊一边朝着谷口仓皇地拥去，沿途有很多士兵与马匹被从四面八方射来的箭攒成刺猬；蜀军的弩手虽然只有一百多人，但射出的弩箭却有几千支，一浪接着一浪吞噬着魏军的生命。

“这到底是些什么东西？！”王双惊惶地大吼道，在他的军旅生涯之中，还从来没见过火力和频率都如此密集的弩箭射击。

没有人回答他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人知道。

沐浴在箭雨下的士兵一半根本顾不上去思考，另外一半则永远丧失了思考的可能。王双身边的护卫在短短一瞬间就减少了三分之一，他甚至亲眼看到一名亲兵的眼睛被劲弩射穿，就这么瞪大了眼睛仰面倒地。

王双情知现在局势已经无法控制，他只能硬着头皮随士兵们向谷口逃去。“只要顺利逃出去，在开阔地重整兵力，就还有希望。”王双想，同时拼命忍住痛楚。在刚才的袭击中他身中三箭，所幸都不是致命伤。比起那些士兵，身为主将的王双还算幸运，虽然几支弩箭牢牢地钉在了他的后心与左臂上，但厚重的盆领与披膊甲胄却没让箭镞刺穿皮肤。

蜀军可怕的攻势仍旧没有停歇的预兆，箭影遮天蔽日，有如一张死亡的大网笼罩下来。蜀军使用的弩机威力奇大，即使魏军拿自己的坐骑当盾牌，也会被连人带马一起射中。王双再也顾不得大将的尊严，他撇下战马与长枪，狼狈地手脚并用朝谷道口爬去。两侧的骑士成了他保命的掩体。那些不幸的士兵被射成了箭垛，从马上直直摔下来，他们的指挥官则趁这个间隙向谷口没命地

奔去。

凭借着自己厚重的甲冑与运气，王双终于侥幸冲到谷口。他惊魂未定地回首望去，看到山谷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谷中尸横遍野，几乎没有任何站立着的生物，到处都弥漫着烟尘与刺鼻的血腥，呻吟声却很少——在如此狭窄的谷道中，绝大多数人与马匹都被十几支箭从不同的角度洞穿，当场死亡。

王双心有余悸地抬起头，谷顶两侧蜀军士兵仍旧手持闪着寒光的弩机向下睥睨，搜寻着可能的生还者。这些相貌奇特的铁制物体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杀人效率。从魏军中伏到现在只不过一炷香的时间，这支千人的骑兵队已经近乎全军覆没。

这时候，王双看到了一面写着“汉”字的大纛，还有无数穿着赭黄色军装的蜀军士兵朝他围过来。眼见逃生无望，他绝望地大吼一声，拔出剑来，瞪着血红色的眼睛向着敌人冲去。在下一个瞬间，他被蜀军的四支长矛从不同方向刺穿了身体，然后另外一名士兵冲上来手起刀落，将这名魏国大将的脑袋一刀斩落……

……魏太和三年一月，大将军曹真向皇帝曹睿进了一份奏表，奏表中说：“蜀酋诸葛亮顿兵陈仓城下，攻二十余日，死伤惨重，无功而返，重蹈街亭覆辙。天子睿断，三军用命，曩尔小国逆天而行，徒增笑耳。”


这份奏表给宫廷庆典带来了更多的喜庆色彩，曹睿和他身边的人为此津津乐道了很久。当然，在奏表中曹真并没有提到将军王双在追击撤退敌军时不幸战死，他认为这种煞风景的事没必要说给皇帝陛下听，那只是一次战术上的小小失误。

而在遥远的益州，用石灰封好的王双首级被专程送到了成都，这让对北伐失败耿耿于怀的皇帝刘禅多少有些释然。

于是，在这一年的年末，秦岭两边的人们以不同程度的好心情迎来了魏太和三年与蜀建兴七年。

风起
陇西





第一部 汉中十二天

输了。

虽然他成功地在总务阻止了敌人的阴谋；虽然他成功地瓦解了汉中的五斗米教网络；虽然他成功地抓到了企图潜逃的弩机工匠；虽然他最终促成了——间接地——糜冲的死亡，仍旧是完败。图纸的泄露让这一切胜利变得毫无意义。他还是倒在了距离胜利最近的地方。

第一章 潜伏与忠诚



魏太和三年二月六日，魏国天水郡上邽城。

陈恭在辰时梆子敲响时准时迈出家门。他头上戴着一顶斗笠，身上穿的藏青色长衫有些褪色但洗得却很干净，腰间挂一个布包，里面装的是笔墨纸砚。陈恭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装备，然后将门锁好，推开院门走出去。

“陈主记，您这么早就要出去啊？”陈恭对门的邻居看到他出来，打了一个招呼。

“是啊，非常时期嘛。”陈恭也微笑着回答。

蜀魏两国去年打了两次大仗，今后也随时可能爆发战争，这让处于前线地带的上邽城随时都有可能面临敌人威胁，不得不积极备战，他们这些太守府的官吏自然也就忙得不可开交。

“您这身装束，是打算出远门吗？”邻居问。

“哦，今天有个集市，马太守派我去收购一批骡马以充军用。”陈恭解释说。邻居“哦”了一声，两个人又寒暄了几句，然后各自告辞。

大街上人很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身覆黑甲的魏军士兵，他们排成长长的队伍来回巡视街上的一举一动，整齐划一的步伐在黄土街面上发出囊囊的响声，仿佛在提醒过往的行人：现在正在打仗。

上邽位于祁山以北的天水郡，是连接凉州、汉中的咽喉之地。这里如果有失，整个陇西将完全袒露在蜀军兵锋之下。因此魏军不得不将整个陇西防御的重心转移到这里，把它打造成一座坚不可摧的要塞。目前这里驻扎着雍州刺史郭淮的一万两千名士兵——上邽本身的居民也不过两万多而已。

陈恭绕过这些军人，直接来到了马贩子们所在的城东榷场。很多来自西凉和朔北的马贩子在这里活动，他们都嗅到了战争的气味，知道自己的货物能卖个好价钱。

一靠近骡马榷场，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马粪味，各式品种的骏马在分隔成一间一间的木围栏中打着响鼻，栏杆上挂着树皮制成的挂牌，上面用墨字写着产地及马的雌雄、年齿，马贩子抱臂站在一旁，向路过的每一个人吆喝自己马匹的优点。在旁边更为简陋的围栏里卖的则是驴和骡子，那些地方就远没马栏那么华丽。卖马的多是羌族与匈奴族的人，造型比较怪异；而卖驴和骡子的则以中原商人为主。

面对这些马匹，陈恭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在各个围栏之间走来走去，拿不定主意。终于，他注意到一家卖驴的围栏上挂出的牌子有些奇特，那个牌子上“驴”字的斜上方用淡墨轻轻地点了一下，像是在写字时无意洒上去的，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陈恭又兜了几个圈子，从这家卖驴围栏隔壁右起第四家问起价钱，一家一家问下来，最后来到了这一家围栏前面。

“这驴可是有主的？”

陈恭大声问，驴主这时匆忙走过来，点头哈腰，连连称是。这是个瘦小干枯的中原汉子，年纪不大却满脸皱纹，头发上沾满了稻草渣。

“大爷，我这头驴卖五斛粟，要不就是两匹帛。”

“这太贵了，能便宜些吗？”

驴主赶紧摆出一张苦相，摊开两只手：“大爷您行行好，这里是陇西，可比不上咱们旧都富庶哇。”听到驴主这么说，陈恭的眼神里闪过一道锐利的光芒，他缓缓回答道：“你说的旧都是哪一个，洛阳还是长安？”

“当然是长安，赤帝的居所。”

“嗯……”

陈恭听到他这么说，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发现没人注意到他们两个的谈话。于是陈恭让驴主将驴子牵出，从怀里掏出五串大钱交给他。驴主千恩万谢地接过钱，还殷勤地为驴子套上了一套驮具。

两个人目光交错，都会意地点了点头。

陈恭牵着驴子走到一处没人的角落，将它背上的驮具取下。这副驮具呈扁梯形，里侧用柳木围成一个框架，外面再用熟牛皮蒙住，颇为坚韧，耐得住长途跋涉。陈恭把手伸到驮具的底座沿着边缝来回抚摩，很快就发现其中一边的牛皮是可以掀开的。他看四下无人，便将牛皮小心翼翼地掀起一角，然后把手伸进驮具的空腹中，取出一张折叠好的麻纸。陈恭将麻纸揣到怀里的夹层中，接着把牛皮按原样蒙好，若无其事地牵着驴走出来。

接下来他又走访了几家驴马贩子的围栏，买了三头驴、两头骡子和两匹马。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陈恭将买来的所有牲畜赶到太守府的马厩，谢绝了同僚一起去喝酒的建议，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家。

他目前是单身，邻居们都知道他的妻子在搬来天水郡之前就病死了，而他一直没有续弦的打算，现在只有一个又聋又哑的老仆人帮他料理家务。

回到家以后，老仆人为陈恭端来一碗羊肉羹，拿来两块饵饼。陈恭接过碗，挥挥手让他下去休息，自己则走进卧室，把房门都掩上。卧室不大，屋子的两侧全是书架，上面摆放着厚薄不均的卷帙；靠窗放着一张床，床边还摆着一张红漆几案，旁边屏风上的舞女正在跳着七盘舞，仿佛她仍身在汉代。

当确认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以后，陈恭把屏风拉到自己身后，然后跪坐于几案前点燃蜡烛，掏出了藏在衣服夹层中的麻纸。

麻纸上密密麻麻全都是用蝇头隶体写的字，分列了关于魏国的二十余条情报，上至百官调动，下至钱粮价格，相当详尽，其中不少都属于机密资料。这些只有尚书、中书两省和相府官员才有权限调阅的资料，现在却在这个天水太守府小小的主记眼前一览无遗。

事实上，除了天水太守府主记，陈恭还有另外一个秘密身份，那就是蜀汉丞相府司闻曹驻天水地区的间谍，主管关陇地区曹魏情报的搜集工作。

司闻曹是蜀国特有的秘密情报部门，隶属于丞相府，素以精干和效率著称；其功能就是对敌国情况进行搜集、传递、整理并加以分析。蜀汉一向极为重视情报工作，诸葛丞相认为良好的情报工作可以弥补蜀军在绝对数量上的劣势。因此，早在南征期间，诸葛亮就委派参军马谡在汉中亲自指导对魏国的情报工作。马谡以刘璋、张鲁时期的旧班底为基础，设立了司闻曹，并逐渐建立起了一套针对曹魏的缜密情报网络。而陈恭从事的则是最为危险的卧底工作，像他这样在敌国境内以假身份活动的第一线情报人员被称为间谍。

陈恭出生于凉州安定郡，后来一直到了十几岁才随父亲迁移到成都。正因为如此，他被当时主管情报事务的马谡看中；经过一番严格的训练之后，他被派遣到了雍凉担任间谍。事实证明马谡的眼光很准，陈恭在这个位置上表现得相当优异，不仅一直保持着情报网络的顺利运作，还混进了天水太守府担任门下书佐的职位；在第一次北伐结束后，他被拔擢为主记，从此可以接触到更高级别的文件，这无疑让他的价值大增。

现在陈恭握着的这一份情报是从邛城送出来的，在那里，蜀汉有一名高阶间谍，代号为“赤帝”；“赤帝”会定期通过预定方式传送一批情报过来。陈恭在上邽城内——原本是冀城——设立了一个中转站，负责将这些情报转送至汉中的沔县，那里是丞相幕府的所在地。

在下级官府仍旧普遍使用竹简的时候，蜀国的间谍已经开始使用麻纸这种相对比较奢侈的载体来传送情报了，因为它比较柔软适合折叠，容易藏匿在各种隐秘的地方，且价格比缣帛要便宜。

陈恭仔细地阅读了一遍，将这二十余条情报归类。根据蜀国司闻曹的术语，有些情报属于“硬”资料，比如邛城卫戍部队数量、关中地区屯田岁入、出使吴国的使臣姓名等，这些东西可以直接汇报；但有些情报属于“软”资料，比如陇西地区军事指挥官的调动、朝廷官员的升迁或者新颁布的法令等。后一种情报，陈恭不能简单地将其转交给沔县，他必须要加上自己的分析和见解，并指出这一情报可能引发的后果和对蜀国的影响；如果涉及重要官员的调动，还得将当事人的详细履历、性格特征以及风评附上。

其实从理论上来说，这些工作不属于间谍的职权范围，间谍只是情报的传输者，分析情报是司闻曹下属的军谋司负责的。但由于有些软情报只有由了解

曹魏内部情势的分析才会有价值，所以在实际操作中，这类情报都是要经过陈恭的再处理，做出结论后才能送交沔县。蜀汉第一次北伐失败以后，陇西地区的情报网络遭到了严重破坏，很多地下人员纷纷被捕，于是硕果仅存的陈恭在情报分析这方面就越发显得重要了。

这一次的情报大部分都属于硬情报，不必多做分析。陈恭想到这里，心情略觉轻松。他每一次分析情报时，都有些惶恐不安，生怕因自己的一时判断失误而造成蜀国的巨大损失。这时候，他注意到了麻纸上的最后一条情报。

比起前面洋洋洒洒的大段数据，这一条情报显得很简洁。不过陈恭知道，简洁往往意味着不完全，这就需要他来补全。这一条情报是这样写的：“据信近日应淮之请遣给事中一名赴陇名阙。”这是简写的方式，将句子完全展开以后的意思是：从可靠渠道得知，最近朝廷应郭淮的要求派遣了一名给事中前往陇西天水地区，名字不详。

面对这一条情报，陈恭皱起了眉头。给事中属于内朝官，是留在皇帝身边以备顾问的，除非是随驾，否则极少会离开京城前往地方上，与军方也少有业务上的来往；然而现在情报显示有一名给事中单独前往天水，而且还是应天水地区军队最高负责人郭淮的特别要求，这就不得不叫人感到疑惑了。

“究竟这是为了什么呢？给事中的职权与军方几乎不重合，魏国也从来没有皇帝委派给事中视察军队的先例。”陈恭对自己说，“看来必须要设法弄清楚派来的给事中到底是谁才行。”

他的直觉告诉他，这将是一件相当重大的事件。因为即使是潜伏在邺城的“赤帝”也无法知道这名给事中的身份，说明此行保密程度相当高，而保密程度高的东西从来都是非常重要的。

陈恭再一次仔细地阅读了一遍情报，然后将这份麻纸丢进火炉里。这二十几件事已经全部印在了他的脑子里，文件已经不再需要。尽量减少可能暴露身份的痕迹，这是一名间谍在敌人内部生存的准则。

第二天陈恭早早起床，简单地做了清洁后就推门走了出去。这时间本该是朝日初升，可天色依旧昏暗，抬头可见一层阴郁的云彩笼罩在上邽，仿佛完全停滞了一般。

主记本来在太守府有专门的地点办公，但是现在太守府除了太守马遵的房

间以外都被郭淮的部下征用，于是这些文职幕僚不得不去借城内平民的房子。陈恭办公的主记室是一个草料场旁边的木屋，这个地点并不算好，在大风天气里经常会有草屑飞到屋子里。陈恭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这里离收藏朝廷文件与档案的书佐台比较近。要知道，作为一名肩负着分析工作的间谍，他必须拥有一个庞大的资料库。

他先到主记室点卯。今天出勤的同僚并不多，很多人被派出去筹措物资还没回来，还有几个人尚未起床，整间大屋子里唯一一个伏在几案上奋笔疾书的是孙令。陈恭认识他，这人有些才气，只是恃才傲物，两年前因为肆意臧否人物而被赶出京城，左迁到天水郡做文学祭酒。在大部分人心目中，在水这种战事频繁的地方做文学祭酒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因此孙令一直郁郁不得志。

“哟，政卿，你起得好早啊。”

陈恭一边放下伞，一边朝他打招呼。孙令没有抬头，仍旧下笔如飞。陈恭知道他的脾气，也不以为意，走到自己的几案前，取出冻硬的毛笔搁在炭火盆上慢慢地燎。大约过了一炷香的工夫，孙令才长出一口气，啪一声把毛笔掷下去，像是终于完成了什么艰苦的工作。

“文礼，刚才你叫我？”

这时候孙令才意识到陈恭的存在，陈恭“嗯”了一声，慢条斯理地研着墨，徐徐道：“是呀，不过你全神贯注，没听到。”

孙令不好意思地搔了搔头，拿起写满草书的白纸递到陈恭面前，道：“我正忙着出去提木料呢。”

“提木料？”陈恭惊讶地问道，“怎么，这一次上头派你去把木料运出上邽吗？”

根据军方的命令，战略物资——尤其是木材和粮草——要最大限度地集中到上邽，现在居然还有木材从上邽流出到别的地方，这不能不让陈恭感到奇怪。

“对。好不好，时间来不及了，不跟你多说了，你保重。”孙令一边手忙脚乱地把奏章草稿收拾好，一边披上棉袍，整好幅巾，与陈恭拱手告别。

送走孙令之后，陈恭回到几案前，开始思考那名神秘的给事中的事情。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朝廷中的给事中到底有哪些人，给事中的名单一旦搞清楚，就可以把那个人的身份范围缩小很多。就在这时，魏亮一脚踏进门来。